

新作品

杨峰
陈祖芬2012年7月20日 星期五
第12期(总第52期)

5月的阳光陪我们上了白鹿原。脱离了今日西安古时长安的闷热，在高耸入空野流风的白鹿碑下站定，往日一欢快便想开玩笑的心情此时却像上不得大台面的小孩子，悄然溜了，心下不由得暗自“哎呀”了一声，这声暗自的哎呀，不是我的东北口音，而是8年前走在江西赣南红军长征路上的中国作家采风团团长陈忠实先生发出的，前面的“哎”字要比后面的“呀”字重得多，是被浓墨啊烈酒啊老辣子啊羊肉泡馍的老汤啊，日久天长混合浸泡而成的陕西味儿，那绝对是经白鹿原的长风与灞河劲水流染而成的陈忠实的口音，与我听过的别的陕西文人如贾平凹、白烨、白描、邢小利等都不同，8年前那次重走长征路采风，是我手下一团团员，过后我在《过梵净山》一文中把他独特的“哎呀”译为相当古汉语的“呜呼”，一激动了，大家便学他口音呜呼几声，以示对他“哎呀”的呼应。而眼下，我在白鹿原这块文学高地暗自发出的这声“呜呼”，源头还可往前追溯。

19年前，一页页读完砖头样厚重的《白鹿原》那个深夜，我曾怀着羞愧之心写下一段话：“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厚重大作。粗壮的骨构加丰满的血肉，大起大落，大悲大哀，大性大情，其深厚的文化意蕴中，既有民族历史，又有男女性情，白、鹿、朱、黑娃、小娥等，均是雕塑般的人物，浓重笔墨显出大家之气，不是儿戏玩家所能为。”史诗品格的《白鹿原》，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而且越来越显出文学地位，白鹿原上才得以竖起高高的白鹿原碑。我之所以怀着羞愧之心，因在读到《白鹿原》的两年之前，我出版过一本二十几万字的小长篇《绿色青春期》，还喜滋滋开过一次研讨会。若是出版在《白鹿原》之后，还有什么脸开研讨会啊。及至作为团员与作为团长之一的陈忠实同到江西陈世旭那里走了一段长征路，才得以近距离细细端详这块白鹿原上的文学之碑。他抽的烟是格外粗壮的雪茄，还随身带一个装了浓茶的大水杯，这两样提神的东西使他眼睛总是亮亮地在深思，却很少有话，会上也很少有。一旦忽然有了感触，通常也是前面所说那样“哎呀”一声了事，其余都留着力透纸背，或说给能听懂的人了。至今清晰记得，过梵净山时，当地政府安排了叫做滑杆的简易轿子抬我们翻山，大家都不好意思让人抬，但都没办法拒绝，人家说这是为了拉动经济，好让挣不着钱的农民工得几个工钱。陈忠实没坐，他说那天身体不舒服，不能和大家一起翻山了，就从山下绕到对面和我们会合。当我们一群坐过轿子、“压迫”了农民工的人和他会合时，我和山西的葛水平请他坐到放在路边的滑杆上休息一会儿。他刚一坐下，我和葛水平却趁其不备抬他在大家面前走起来，他急得连连叫停，还是被我们抬了好几圈，惹得大家齐声呼呼了一阵子。其实他这个农民的后代，是最不好意思“压迫”农民工的，才没和我们一块翻山，我们却非让他压迫了我们一会儿，心思当然是出于对他的尊敬。那一路上说了太多兴高采烈的话，原因当然和《白鹿原》的作者是团长之一有很大关系。但那次我却没单独和他说多少话，一是行程很累，二是我自己不配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但从那以后，每次中国作协开会，我都要和陈世旭一同到他房间坐坐，陪他喝几杯啤酒或茶，就是表示一下对文学老大哥的尊敬，绝无其他妄念，但也因此逐渐有了感情。记得有回世旭到得很晚，我便自己先去他屋子里，他一口一口抽雪茄烟，我陪着一口一口喝浓茶，却没几句虚话。后来他忽然对我说，你该好好写一部长篇。我知道这话的分量，他是指垫棺当枕头那种长篇，我何尝没想过？我已有个长篇稿子在手里放着，只是一想到他那砖头样厚重石碑

样高大的《白鹿原》，便丑媳妇不敢见公婆了。后来他说他自己也打算再写部长篇小说，我却表示了不赞同，说不如多写些散文随笔更好，再写那么沉重的东西，会把他自己压垮的。后来，我还是悄悄把放手里好一阵子的长篇跟他说了，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看过的《不悔录》。所以跟他说，是因责任编辑和总编辑看后都很感兴趣，想出版但有顾虑，建议我找位著名评论家写个序，再找位著名作家写段评语。《不悔录》不该是他希望我写的那部长篇，不想他却满口答应写评，并很快写了一段至今让我感念不已的话：“刘兆林是位经遭遇生活磨难，阅历丰富的真诚作家，却又永远有着乐观襟怀和幽默情调。他曾以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和长散文《父亲祭》震撼过文坛，也震撼过我的心。他的长篇小说《不悔录》，又使我受到一次更深刻的感动和震撼。”不用说，这段评语，我既感动不已，又羞愧难当。我不会大言不惭地认为他真就受到那么深刻的感动和震撼，其中总会有点感情因素吧？但我敬

弟状元学者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修的‘四献祠’基础上拓修而成。四兄弟中，吕大临创造的哲学‘合二而一’论，曾被新中国哲学家杨献珍发掘并推崇，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点名批判，在全国形成一次‘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哲学大辩论。由‘四献祠’到‘芸阁学舍’，再到小说中的‘白鹿书院’，到现在白鹿原上的白鹿书院，历时千余年，而神脉不断，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薪火传承，薪尽而火传，灵魂不灭。《白鹿原》中的白鹿终于回到了白鹿原上，实现了陈老师的心愿。”对邢小利这些说法我们频频点头，陈忠实却不时“哎呀”一声，以示这些美好想法能实现多少，还不一定。

临要离开书院时，擅长书画的邢小利执意让我们每人都留下一点墨迹。大家客气一番都是都认真留了。陈世旭写的是“汉唐雄风”和“浐灞灞水原上鹿，秦月汉云唐时风”。白烨写的是“长安白鹿原，文学至高点”。何启治写的是“永远的白鹿原”。我写的则是“寻句白鹿，不亦乐乎”，“白鹿谁云不还童，原下灞水尚能西”。我这两句，虽不大气，但都是如实说给陈忠实老大哥的我的心迹。他曾写过一本专门谈《白鹿原》创作始末和感想的书，就是前面我说到的自传式心血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可真如割破血管从身上放血一样真实的经验，读后感到这部书才是打开陈忠实人生密码与写作密码的最佳钥匙。此时能坐在白鹿书院和陈忠实先生一块喝茶聊天，怎能不再次想起“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新意。

在原上的白鹿原前只站了一会儿，就有个年轻人跑上前说，陈老师有事我帮你跑腿啊。陈忠实问他是谁，他说是原下的乡亲，见过好几次面的。看来，原上原下许多人都认得陈忠实，没见过的，也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了。他谢了人家好意，说你忙你的吧，就陪我们碑前碑后转起来。

明媚的阳光把我们几个人的影子投映在坚实的原土上，想来真如世旭所说，那是秦阳汉云唐风一同投映的影子啊。所以我更加感觉脚下自己的身影的单薄。而细看阳光下的陈忠实，苍硬的头发衬着饱经沧桑的脸上炯亮如炬的双眼，我不禁想起何启治先生讲的一件事。有位青年作家读过《白鹿原》后不知陈忠实是否还活着，便给他写信谈感想说：“50多万字的《白鹿原》，简直字字都是蘸血写出来的，即使作者活着，也该累吐几次血吧！”此事让我想了许多。在长篇小说年以干计的时下，作家们实在应该写得慢点再慢点。

因为我们在白鹿书院和白鹿原碑留连时间过长，陈忠实反复说的摘樱桃的事儿却没时间了。他只好在樱桃园为我们每人买上摘好的两盒樱桃，叫带回品尝了。古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我却一直以为，应该是樱桃好吃果难摘才对。虽然现在的改良樱桃比老品种大了许多倍，大如毛桃了，但一斤也得上百颗，仍是不好摘的。我们千里迢迢来摘樱桃，却没亲手摘上一颗。

很想再挤时间，亲手摘大如山杏美如玛瑙的白鹿原紫樱桃，无奈，剩下的一天时间又不能不去老子讲《道德经》的楼观台。

莫不是老子在天之灵受了感动，最终还是让我亲手摘到了白鹿原的樱桃。那是在离开西安前的清晨，我抽空到古长安城下的菜市场逛逛，远远听见有壮年男子扯嗓子喊，白鹿原大樱桃啊，好吃不贵……我赶过去，竟见青青古城墙下，卖主的驴车上，还插着一枝硕果累累当幌儿用的樱桃。听我说认识白鹿原上的陈忠实先生，那男子二话没说便允许我摘了，我不由得心下又是一声“哎呀”。